通志堂經解

1-12
1.411
180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序

左宣教郎祕書正字兼權中書舍人林之奇　少穎撰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聖人之於經所以闢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無恥者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已苟不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異論曲說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竊謂學者之於經苟不知義之與比先立適莫於胷中或以甲之說爲可從以乙之說爲不可從以乙之說爲可從以甲之說爲不可從如此則私議鋒起好惡閧然將不勝其惑矣安能合人心之所同然哉苟欲合人心之所同然以義爲主無適無

莫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如此則將卓然不牽於好惡而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書孔子之所定凡百篇孔子之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玄孫魄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尚書斷近取遠定其可世法者百二十篇爲簡書此說不然古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門人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纔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謂有三千餘篇非也孔子百篇遭秦火無存至漢時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僞泰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數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而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尚書兩漢儒者之所傳大抵霸僞本也其實未嘗見眞古文尚書也故杜預註左氏傳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爲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霸僞本亦非眞古文書也以至賈馬

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晉齊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嗚呼聖人之經可謂多厄矣遭秦火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是可歎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開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此蓋書之始末也學必欲知書之本末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夫五十八篇皆帝王所定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聱牙而難曉者如湯誓湯誥均成湯時誥令如說命高宗肜日高宗時語言如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康誥皆周公誥命然而艱易顯晦迥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者如大禹謨肩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牙冏命此二十五篇皆孔壁續出其文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聱牙不可易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如盻於此乎登來之也何休注曰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

其中故有難曉者衛宏序古文尚書言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鼂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鼂錯所不知者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觀此可見以是知凡書之所難曉者未必帝王之書本如是傳者汨之矣

晦自兒時侍　先君盱江官舍郡齋修刊禮樂書
先君實董其事與益國周公誠齋楊先生書問往來訂正訛舛甚悉暇日因與言曰吾家　先拙齋書解今傳於世者自洛誥以後皆訛蓋是書初成門人東萊呂祖謙伯恭取其全本以歸諸生傳録十無二三書坊急於鋟梓不復參訂訛以傳訛非一日矣　先君猶記鄉曲故家及嘗從　先拙齋遊者録得全文及歸方尋訪未獲不幸此志莫償晦早孤稍知讀書則日夕在念慮閒汨汨科舉業由鄉選入太學跋涉困苦如是者三十餘年淳祐辛丑僥倖末第閑居需次得理故書日與　抑齋令觀文陳公　虛齋令文

昌趙公參考講求摳趨請益　抑齋出示　北山先
生手蹟具言居官娄女日從東萊先生學東萊言吾
少侍親官於閩從林少穎先生學且具知　先拙齋
授書之由時　抑齋方閱六經疏義尤加意於林呂
之學　虛齋亦倣朱文公辯孔安國書著本旨畊得
互相詰難其間凡諸家講解搜訪無遺一日友人陳
元鳳儀叔攜書說拾遺一集示余蠹蝕其表蠅頭細
書云得之宇文故家蓋宇文之先曾從　拙齋學親
傳之稾也其集從康誥至君陳此後又無之遂以鋟
本參較康誥酒誥梓材召誥皆同鋟本自洛誥至君
陳與鋟本異其詳倍之至是益信書坊之本誤矣當

今兒輩作大字本謄出以元集歸之然猶未有他本
可以參訂也又一朋友云建安書坊余氏數年前新
刊一本謂之三山林少穎先生尚書全解此集蓋得
其眞刊成僅數月而書坊火今板本不存矣余亦未
之信因徧索諸藏書者乙巳仲春一老丈鶉衣銜袖
踉蹌入門喜甚揖余而言曰吾爲君求得青氈矣開
視果新板以尚書全解標題書坊果建安余氏即倍
其價以鬻之以所謄本參較自洛誥至君陳及顧命
以後至卷終皆眞本向者麻沙之本自洛誥以後果
僞矣朋友轉相借觀以爲得所未見既而畊輟鄉
校學錄葉君眞里之耆儒嘗從勉齋遊其先世亦從

拙齋學與東萊同時又出家藏寫本林李二先生書解及詩說相示較之首尾並同蓋得此本而益有證驗矣嗟夫此書　先拙齋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他務不輟貫穿諸家旁搜遠紹會而粹之該括詳盡不應於洛誥以後詳略如出二手今以諸本參較眞贋曉然信而有證可以傳而無疑矣書解自麻沙初刻繼而婺女及蜀中皆有本然承襲舛訛竟莫能辨柯山夏氏解多引林氏說自洛誥以後則略之僅有一二語亦從舊本往往傳訛東萊解只於禹貢引林三山數段他未之詳東萊非隱其師之說蓋拙齋已解者東萊不復解而唯條暢其義嗟夫書自安國而後不知其幾家我　先拙齋集該括自壯及老用心如此之勤用力如此之深始克成書而傳襲謬誤後學無從考證我　先君家庭授受中更散亡極意搜訪竟無從得睠恪遵先志又三十餘年旁詢博問且疑且信及得宇文私錄又得余氏新刊全解又得葉學錄家藏寫本稽驗新故討正眞贋參合舊聞而後釋然以無疑確然而始定然則著書傳後豈易云乎哉睠既喜　先拙齋之書獲全又喜　先君縣丞之志始遂顧小子何力之有抑天不欲廢墜斯文故久鬱而獲伸與不然何壁藏汲冢之復出也淳祐丁未之歲石鼓泠廳事力甚微學廩

粗給當路諸公不賜鄙夷捐金撥田悉有所助三年之間補葺經創石鼓兩學輪奐鼎新書版舊帙缺者復全於是慨然而思曰我 先君未償之志孰有切於此者吾 先世未全之書豈容緩於此者實爲子孫之責也乃會書院新租歲入之積因郡庠憲臺撥雠之羨搏學廳清俸公給之餘計日命工以此全書亟鋟諸梓字稍加大匠必用良版以千計字以五十萬計釐爲四十卷始於己酉之孟冬迨明年夏五月而畢是書之傳也亦難矣哉亦豈苟然哉舊本多訛畊偕次兒駿伯重加點校凡是正七千餘字今爲善本庶有補於後學淳祐庚戌夏五嗣孝孫迪功郎衡

州州學教授兼石鼓書院山長畊謹書

龔林君耕叟序述其
先王父全書始末兩世訪求志亦苦矣先是抑齋陳
先生爲僕言閩學源流開教甚悉迺知始於紫微呂
公載道而南而拙齋先生實親承心學拙齋著書多
而於尚書尤注意即少頴先生書解是也然自洛誥
以後傳者失眞世不得見其全書爲恨先生之猶子
諱子沖登癸丑科爲南豐簿嘗分教盱江再轉爲丞
蒞頃在庠序尚及識縣丞公於丈席縣丞公在盱攄
勘遺文多矣獨於拙齋全書散逸之餘訪求而未得
不幸齎志以沒又數十年而先生之孫畊始克摹就豈
其書之泰阨固自有時邪拙齋雖不克竟其用而傳

聖賢之心壽斯文之脉其功大矣縣丞公尅志世其
學而略不獲施於用至畊而全書始出以傳惟拙齋
之學卓然光明久而益昌何庸繪畫畊字耕叟爲衡
州教授暨先生甫三世其孜孜問學多識往行好修
者也君子曰無忝厥祖
淳祐十年七月既望後學盱江鄧均拜手書於湖南
漕司湘山觀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一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虞書

堯典

昔在帝堯

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書序自爲一篇故以昔在
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
下也鄭氏云昔在者使若無先之者唐孔氏云在
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爲稱據
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此說未是書始
於堯典云昔在帝堯謂書無所先堯可也至冏命
言在昔文武豈書亦無先之者乎五帝序云惟昔

黃帝法天則地正與此同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漢孔氏曰言聖德遠著其說甚善大抵說經之體貴不費辭如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雖多亦奚以爲哉是以古之人其說經也以約爲難不以多爲難昔孔子之解經其言愈約其意愈明如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但於本文外加二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詩意昭然如日星又何必以多爲哉如孔氏云聖德遠著聰明文思聖德也光宅天下遠著也一言之間豈不簡而盡哉大抵聖德當其

妙藏諸用之時而觀之運於無聲無臭之間不可得而見所可得見而形容者惟其顯諸仁而已聰明文思皆其德著見於外而可見也其視明其聽聰其文煥然其思湛然此四者之充實於一身而其輝光所至塞乎天地之間蓋其德之著見於外而可見者漢孔氏云聖德遠著可謂約矣於約之中有深義存焉學者未宜以淺近而盡言也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遜遁也春秋夫人姜氏遜于齊公遜于邾其義蓋出於此遜于位非謂逃遁而去也蓋厭倦萬機之務將使舜攝行天子之事而嬗焉孟子所謂堯老

而舜攝也堯典之序有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者蓋二典皆虞書也虞書紀舜之事而推本其所得天下於堯故序其事於堯典實爲舜典張本正杜元凱序左傳所謂先經以始事是也

堯典

此二字史官之舊題也古者序自爲一篇故史官以此二字爲題孔氏既引序冠於篇首因存而不去其竊謂篇首既書堯典而又存此二字則爲衍文當於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下空一行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爲得體

若稽古者孔氏曰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王氏云聖人於古有可稽者有可若者李校書推本古文書以曰字爲胡越之越與召誥越若來三月同此說甚善當從李校書之說程氏云若稽古者史官之體發論之辭也史官記載前世之事若考古某人之事言之下篇云若稽古帝舜若稽古大禹若稽古皐陶皆謂考古某人之事爲如此也蘇氏云史之爲此書也謂吾順考在昔而得其爲人之大凡如此蓋此四篇若稽古某人下皆有曰字故二公之說如此其說比先儒爲優然而此皆虞書也虞書謂堯爲古可也禹皐陶其時尚存亦謂之古

可乎則此說不通若從周官唐虞稽古之文以稽古爲堯則下加曰字又爲難說如允迪厥德皐陶之言也謂若稽古皐陶曰可也放勳重華文命以下非堯舜禹之言而加曰字則其義不行此說爲難折故當闕之以俟知者放勳李校書曰放者大而無所不至也禮記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鄭玄云放猶至也謂堯有大功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是勳之謂也此說甚善孟子以放勳爲堯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屈原曰爲重華而陳詞孟子屈原既以放勳重華爲堯舜之號而後世以類推之遂以文命爲禹之號然允迪不可爲皐陶之號其說不通世人多疑之諸家之說皆不然某嘗謂鄭少梅曰史官作史之時蓋以是稱堯舜禹之功德後人因史官有是稱遂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號然允迪不可爲皐陶之號故不可以爲稱正如子貢之稱夫子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蓋稱夫子之德如此後世遂稱夫子爲將聖與此正同

欽明文思安安

史記曰堯有大功於是推言其所以爲大功者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其所以爲大功也大抵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而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温良恭儉遜皆稱其德之著而言之也欽明文思者蓋言帝堯之德著見於外其行已也欽其遇事也明外則有煥然之文内則有淵然之思此言與序大抵相同然序則言聰明文思此則言欽明文思蓋史官便於文體而序述也前言聰明者言堯能分明邪正

得虞舜於側微卒授以天下故言聰明欽與下文讓于虞舜文勢相接此言欽明文思者意與下文允恭克讓相應皆隨宜立文非有深旨於其間也

孔氏云安天下之所當安然下文黎民於變時雍方是安天下之所當安者此謂安安者蓋言堯有欽明文思之四德安而行之非事於勉強修爲若孟子所謂性者也

允恭克讓

唐孔氏云在已既有四德其接人也又信恭能讓允恭者謂恭出於誠實非於聲音笑貌之間如文王所謂懿恭是也克者能也經稱湯居上克明爲

下克忠又曰克寬克仁詩稱文王曰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皆謂能其事也彼有望塵雅拜搖尾乞憐
非不恭也允恭安在隱公之遜桓丁鴻之遜弟非
不遜也克讓安在恭而允讓而克所以獨稱於堯
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即所謂光宅天下也立政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
罔有不服四表謂四海之外也格于上下謂上際
于天下蟄于地也曾氏曰光被四表則與日月合
明而照臨之功無不被格于上下則與天地同流
而覆載之功無不及此說盡之大抵論聖人之德

必推其著見者言之中庸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
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
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
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
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
不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
人力所通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
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則人之
所共聞而共見也至如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
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
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

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則非史官所得形容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前既言堯之德其見於充實輝光者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可謂極其至矣此又言其舉而措之天下事業者也克明俊德大學曰自明也孔氏曰能明俊德之士此二說不同而李校書以謂前既言堯之德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矣不應於此重述其德也遂以孔氏之說爲是如經言俊民籲俊之類皆謂俊傑之士也大學之言漢儒所作斷章取義云爾此說是也唐孔氏言堯之爲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己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此說大體是也九族當從夏侯歐陽氏以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孔氏傳謂高祖玄孫之親非也蓋高祖非己所得而逮事玄孫非己所得而及見若必謂非高祖玄孫之親但據其族係出於高祖者則但本宗族亦何以爲九族哉其既睦

之九族也右只本宗之一宗則其睦也亦不廣矣若以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則旁及他族而本族亦在其中則其所睦者豈不廣哉父族四父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謂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蓋敦宗睦族之道必徧內外之親曼子曰使吾父之黨無不乘車者吾母之黨無不足衣食者妻之黨無有凍餒者敦九族之道固自此始百姓者百官族姓也不謂百官族姓

而謂百姓者但舉其大數而言唐孔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故言百姓蘇子瞻亦云百姓者蓋是時上世帝王子孫其得姓者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此說不然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豈唐虞之世始有百姓而至夏頓有萬姓哉平章百官之職業而升黜之後世以宰相爲平章事蓋出於此於變者唐孔氏曰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子和云於者歎美之辭也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與詩所謂於論鼓鐘之於字同當作於字讀竊謂當從子和之說如詩人稱頌盛德曰於穆清廟於緝熙敬止於鑠王師同此言堯治功之成故以

於變言也時雍者孔氏云是以風俗大和程氏曰化成俗美而時雍和程氏之說善親九族言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不言以者曾氏云蒙上之以也九族言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不言既者曾氏云蒙上之既也上言以親下言既睦上言協和下言於變時雍此蓋古史交互立文以見意無異義也夫九族者堯之九族也必得明俊德之士而後親親者李校書曰親親治之始也然所以至於治者非賢人其孰能任之後世用非其人而父子不相保者有之況九族乎此說甚善如漢武帝用一江充而太子諸王皆死巫蠱之禍唐明皇用一楊國忠一日而殺三子使其當時用董仲舒張九齡輩豈有此禍哉此章蓋前之所言者謂堯以誠明之性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而又能舉天下之賢才而與之共治故能施于有政蓋所謂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故能施于有政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故親九族則九族睦矣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矣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疇克爾邪使夫子之得邦家亦若是而已矣

乃命羲和

程氏曰前既言堯之克明俊德始於敦睦九族以至於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又言立政紀綱分正百官之職以熙庶績而事之最大最先莫若推測天道明曆象欽若時令以授人也天下萬事未有不本於此蓋人君之治天下惟此二端而已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紀綱分正百官明天道以制事者治之法也作典者論堯之德盡在於此矣自帝曰疇咨以下著其事以見堯之聖此說甚善言黎民於變時雍繼以乃命羲和與周官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下言乃立天官冢宰乃立地官司徒之類同唐孔氏云乃命羲和者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此論爲當羲和者楚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揚子雲曰羲近重和近黎是以堯之羲和即顓頊之重黎是也蓋羲承重和

承黎唐孔氏云羲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謂羲和爲氏族則不然如下云咨汝羲暨和則似名矣非氏族也王氏云散羲氣以爲羲斂仁氣以爲和日出之氣爲羲羲者陽也利物之謂和和者陰也羲和即人之名安有陰陽仁義之說哉此不可行也

欽若昊天

孔氏云昊天者元氣廣大也欽若者敬順也爾雅曰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鄭氏謂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王氏云天色可見者蒼蒼而已故於春言其色氣至夏而行故於夏言其氣情至秋而知故於秋言其情冬位正乎上故於冬言其位皆鑿說也孔氏云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非必於其時稱之此說甚善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曰昊天仁覆閔下故稱旻天自上監下故稱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此說與孔氏合最爲得之

曆象日月星辰

欲欽若昊天者必有其法曆象日月星辰此其法也曆數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以

日月星辰之久近紀歲月之先後也象者璣衡也所以參考日月星辰之行度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星者四方之中星也角亢氐房心尾箕爲青龍凡七十五度斗牛女虛危室壁爲玄武凡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奎婁胃昴畢觜參爲白虎凡八十度并鬼柳星張翼軫爲朱雀凡百一十二度共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辰則日月所會也正月會於亥其辰爲娵訾二月會於戌其辰爲降婁三月會於酉其辰爲大梁四月會於申其辰爲實沈五月會於未其辰爲鶉首六月會於午其辰爲鶉火七月會於巳其辰爲鶉尾八月會於辰其辰爲壽星九月會於卯其辰爲大火十月會於寅其辰爲析木十一月會於丑其辰爲星紀十二月會於子其辰爲玄枵星與辰一也據其人之所見而言之則謂之辰而言之則謂之星據其日月所會而言之則謂之辰鄭氏以星爲五緯辰爲日月所會十二次者則以星辰爲二然而此論欽授民時無取於五緯之義

敬授人時

孔氏云欽紀天時以示人也蓋天時苟不定於曆象則人事無得而興故堯先曆象星辰而後欽授民時也薛氏云周建子天時也商建丑地時也夏

建寅人時也堯之所授爲人事帝已以建寅之月授之故曰欽授人時此說雖遁似然而改正朔始於周時堯舜之世無三正之異故春秋疏舉鄭氏曰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而以其說爲不然謂古惟用夏正惟商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觀此說則薛氏之說亦不可用矣據人時但言民時也史記作民時其義蓋通自分命羲和以下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分命羲仲　申命羲叔

分命和仲　申命和叔

此一段皆是觀象作曆之法所以定中氣起閏餘也蓋必先眞方隅測時氣齊晷刻候中星而又驗之於農事之早晚物類之變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中氣既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也學者於此不

可以他求惟求作曆之法而盡得之矣分命申命
孔氏乃命羲和以下注云此舉其目下別序之以
是知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即前之羲和馬融鄭玄
王肅之徒云乃命者爲天地之官分命申命爲四
時之職天地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
是也此說雖近似然上文言乃命羲和而下文言
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之命乃是詳言曆象日月星
辰之事非如周之六卿有治教禮政等之異也前
言乃命後言分命申命皆是錯綜其文以成義也
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猶曰仲突仲忽叔夜叔夏是
也

宅嵎夷曰暘谷　宅南交
宅西曰昧谷　宅朔方曰幽都

此所以奠方隅也蓋作曆之法必在候日月之出
沒星辰之躔度欲候日月之出沒星辰之躔度者
必先準定四面方隅之地爲表識東曰嵎夷西曰
昧谷南曰南交北曰幽都四方既定然後可以候
日月之出沒測星辰之運行而曆象之法自此起
矣古者設爲土圭之法以測日景土圭之景七尺
五寸景之中也日至之景尺有五寸短之至也丈
有三尺長之至也其法必於地中之所日中之時
施圭以度焉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

日西則景夕多風日東則景朝多陰據此下文有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則是以土圭測日景之法於堯時已有之矣欲求天地之中者苟不先立土圭以測日景準定四方之地則何以定天地之中此蓋作曆之始也嵎夷青州之嵎夷也在正東故東曰嵎夷南交孔氏云夏與春交王氏云南方相見之時陰陽之所交也故曰南交此說不然於東西曰嵎夷曰昧谷皆地名也不應於南方獨言其萬物相見之時其說爲不類蓋南交即交趾也案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之地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則交趾之對幽都其來尚矣又曆象欲知日月之食不食每於此候之唐一行云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據曆當食半弦自朔方至於交趾候之不差是以知南方爲交趾無疑矣交趾在正南故曰南交宅西者隴西之西縣也在正西故曰宅西幽都舜時之幽都也在正北故北曰幽都也四方既定矣然後可以候日月之出沒測星辰之運行以起曆法曰暘谷昧谷孔氏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昧谷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蓋嵎夷之方日出之地也隴西之方日入之地也據其地而言之則謂之嵎夷謂之宅西據其日月出沒而言之則謂之暘谷謂之昧谷將

欲賓出日而餞納日故先定暘谷昧谷之地也幽都堯都幽冀在九州之正北也南方又宅於南交故不言曰也

寅賓出日　寅餞納日

賓釋文如字讀而徐氏謂之曰儐據孔氏云賓導也則音儐者是與儐相之儐同如賓出日餞納日蓋將以候日晷之早晚以驗晷刻之長短也寅敬也賓之餞之非賓有賓餞之禮也唐孔氏云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出也導以引之因其入也從而送之各以其所宜立文其說是也帝曆日月而迎送之即此法也

平秩東作　平秩南訛

平秩西成　平在朔易

陰陽四時之氣運於天地之間造化密移莫不有序平秩平在者平均次序在察之蓋所以候其氣節之早晚如後世分定二十四氣之類是也孔氏於南訛云訛化也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於西成言西方萬物已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於在朔易言歲改易於朔方平均在察其政則是以南訛西成朔易皆謂天時也至於論東作則謂歲起於東而始就耕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則此一方獨以農事言之案下文厥民析方是言分散以就

農此但謂萬物發生於東耳非取於農作之義也
惟曾氏以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
以成且引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爲證此可
以補先儒之失

敬致

敬致者孔氏謂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其說不然若
以爲敬致其教則何獨於南方言之以是知敬致
者當是致日也周官春夏致日秋冬致月左氏曰
日官居卿以致日則敬致者致日之謂也蓋曆法
欲候日月之出沒此以昏旦見於南方之中星以
定晷度之所至謂之敬致與寅賓寅餞同但其文
勢有先後耳如月令云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謂日在營室有昏有旦者此所謂賓出日餞納日
也謂昏參中旦尾中者即此所謂敬致也賓日於
東餞日於西然後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可得而知
也敬致南方之中星矣然後星鳥星火星昴星虛
可得而見也此二者可得而知然後分至之氣可
得而定矣故繼之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
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
星而孔氏以謂七星畢見不以爲中星故唐孔氏
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
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仲夏之月日在東
井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氏房心在
巳箕尾在辰仲秋之月日在角亢而入於酉地則
初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
之月日在斗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
昴在巳畢觜參在辰信如孔氏此說則是鳥火虛
昴當分至昏皆見於巳非正午也其何謂四方中
星哉王子雍覺其非遂謂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

朔方孟月也日中日永宵中日短仲月也星鳥星
火星虛星昴季月也此說並與曆家偶合然分孟
仲季非書之意蓋二孔王氏皆不知曆家有歲差
之法以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案曆家
自北齊向子信始首知歲法以古曆稽之凡八十
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某宿此之堯時則已差矣
以日會月在某宿求之中星宜其不合矣故唐一
行云月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而沈
存中亦云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是
知歲差之法乃曆家之所通知特先儒未之思耳
蓋仲春之月日在昴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鶉火

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晝五
十刻夜五十刻是爲春分之氣故曰日中星鳥以
殷仲春仲夏之月日在星入於酉地初昏之時大
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長夜短
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是爲夏至之氣故曰日永星
火以正仲夏仲秋之月日在心入於酉地則初昏
之時虛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
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是爲秋分之氣故曰宵中星
虛以殷仲秋仲冬之月日在虛入於酉地初昏之
時昴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方是時也晝短夜長
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是爲冬至之氣故曰日短星

昴以正仲冬仲春之月日在昴入於酉地則初昏
之時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當是時也晝夜分
定矣春曰日中秋曰宵中蓋互文以見日夜之分
也春曰星鳥夏曰星火秋曰星虛冬曰星昴者蓋
四方躔度之星以名言之自角亢氐房心尾箕至
於井鬼柳星張翼軫凡二十有八以日月所會言
之自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
火析木星紀至於玄枵凡一十有二以物象言之
則青龍玄武白虎朱雀凡四作典者欲備見故互
言之春秋言殷冬夏言正者亦猶春秋謂之分冬
夏謂之至也分至定則十二月之中氣無不定矣
然猶以爲未也而又以析因夷隩驗之於農事早

晚故繼之曰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隩

厥民析

厥民夷

厥民因

厥民隩

孔氏云析者言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因者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夷者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孔氏此說不然也於夏既言老弱因就在田於秋又言與夏平則是三時之辭其言無異非說經之體也程氏謂夷者平也秋稼將盛歲事將畢民獲卒歲之實心力平夷安舒也厥民隩者漢孔氏云隩者屋也民改歲入此室處胡氏謂不然以謂若如孔氏之說當作奧字

讀爾雅曰室西南隅謂之奧孫炎曰室中隱奧之處據陸氏釋文云於六反馬云隩暖也冬寒民集隱暖此說為是既定民事之早晚矣此以為未也猶考物類之變化

鳥獸氄毛

鳥獸希革

鳥獸氄毛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氄尾者孔氏謂乳化曰氄交接曰尾希革謂鳥獸毛毳謂毛更生整理氄毛謂鳥獸

皆生與毳細毛此蓋萬物之微感天地至和之氣而動作應時不期然而然爾故作曆者觀此則候天時之早晚如禮記月令云魚上冰獺祭魚倉庚鳴鴻鴈來之類者是堯典之遺法也至於是則分至定矣分至定則十二月之中氣無不定矣然後閏餘又得而起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則置爲閏蓋閏月之置在無中氣之月中氣未定則閏餘亦未得而定前之所言皆爲定中氣而作既定中氣矣故以閏餘繼之夫作曆之法雖始於定中氣本以置閏曆之置閏其事爲大故更申言之咨者胡氏所謂訪問於善此說未然如咨汝羲暨和咨十有二牧皆勑戒之辭安得爲訪問於善哉據此咨字只當訓嗟蓋發語之辭與詩所謂嗟嗟臣工同二字蓋通用也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者作曆之法也蓋作曆之法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月之行也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二十九日過半而與日合一歲所餘凡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日之行也日一度其爲十二月以三百六十日是一歲所餘凡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以五百九十二并二百三十五是一歲日月所餘共十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十九年年十日爲百九十
日又十九箇八百二十七爲一萬五千七百一十
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十六日以并百九
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餘今
爲閏月得七閏亭月二十九日爲二百三日又七
箇月餘各四百九十九分合爲三千四百九十三
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共爲二百六日
不盡亦六百七十三是爲一章之數二十七章爲
一會三會爲一統三統爲一元章會統元運於無
窮此四時所以定而歲功所以成也四時定歲功
成然後百工可以允釐而庶績可以咸熙也允釐

百工孔氏以謂夫允治百官爾雅曰熙興也郭氏
注引此庶績咸熙爲證則咸熙者衆功皆興也蓋
中氣不正則閏餘不正閏餘不正則雖欲釐百工
熙庶績而無所致力今也中氣定則閏餘正閏餘
正則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蓋不期然而然爾
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爲生民之計可
謂急矣然堯不先命禹以平水土命稷以播百穀
命契以作司徒而首命羲和定曆象正閏餘者蓋
中氣不正則曆象無得而定苟三年而差一月則
必以正月爲二月每月皆差九年而差三月則將
以春爲夏十有九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如欲百

工之允釐庶績之咸熙不可得矣雖有益稷皐陶之功果安所施哉惟天時既定則人功由是而施堯之治無先於此耳邵康節云日月星辰堯則之江河淮海禹平之其意不殊此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疇誰也五子之歌曰予將疇依揚子曰疇克爾咨嗟也疇咨嗟誰也若時者孔氏曰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而程氏謂堯老廣求聖賢以遜帝位之意故放齊以胤子朱對不與上文相連其說是也而王氏以若時登庸與若予采相對爲言謂疇咨若時者咨順天道者也疇咨若予采者順人事也此說則非若時登庸以謂順天道如皐陶謨曰咸若時登庸以謂順天道也若時者誰能順是登庸之任蓋將授以天下也故齊曰胤子朱啓明孔氏云胤國子爵唐孔氏遂以胤侯命掌六師胤之舞衣爲證夫虞書上采堯事爲舜典張本則必推本舜之所以得天下於堯使朱果胤國之君則其事不應載之堯典其文全無所係也史記作嗣子丹朱其說是也蓋堯將禪位訪於羣臣故齊以常情揆之父子相傳古今之通義也故以胤子爲對正如漢文帝欲

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有司請曰子啓最長敦厚寬仁請建以為太子正此意也胡氏曰自古以來父子相繼放齊薦子於義為宜若有太子而不繼君位別求外臣以登庸揆之人情豈期至此誠以罳訟遂致旁求此論得之丹朱而謂之胤子朱案漢志堯禪舜使其子朱處於丹淵誤矣胤子朱啓明者放齊以其為人開明敏悟可授以天下也然放齊雖以丹朱為可用而堯獨知其不可於是疑怪之曰罳訟可乎謂朱之為人口不道忠信之言而且好爭訟不可以當此大器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此又見其罳訟矣夫丹朱罳訟而放齊謂之開明朱博士曰罳訟生於開明君子順開明之性以為善可以無罳訟小人因開明之性以為不善適所以為罳訟而已矣罳訟可乎下文無所結者蓋將為舜典張本矣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疇咨若予采謂能順我事也程氏曰此別一時求人之事也驩兜曰都者堯既求人以順事驩兜將薦共工故歎美之曰共工方鳩僝功共工者蓋官稱也其人方為共工故驩兜薦之之辭曰共工方

鳩僝功蓋方鳩僝功共工之職然也既爲共工而又薦之者蓋亮采惠疇百揆之職也驩兜之薦將使堯大用也方鳩者孔氏云能方方鳩聚見其功據此方字多與湯湯洪水方割大禹謨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同皆是方始之方而先儒皆以爲四方之方則失之矣僝功者孔氏云僝見其功唐孔氏云僝然見之狀僝之訓見無所經見說文云僝具也史記云方聚布其功布功者是功之可見也僝之訓見意者亦將有所出驩兜將薦其人方且鳩聚著見其功而帝亦知斯人不可以若予采故又疑怪之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此人不可當大用也靜謀也言與之謀則能言試之以事則違戾爲不可用如堯謂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此則庸之而不可違也象恭者聲音笑貌之恭似恭而非恭也滔天者據此文當是時貌恭而心實滔天而滔天二字說者不同釋文云外貌恭敬而心中實包藏滔天莫測蘇氏曰滔滅天理曾氏云誠者天之道也汨沒其胷中之誠故曰滔天審如是說則與下文浩浩滔天語意斷異夫典之言滔天一也豈容有異哉史記作似恭漫天孔氏云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滔天而不可用也則其與下文滔天爲一意然而洪水之爲害際天所覆

滔滔皆是謂之滔天可也象恭云滔天其說有理而難通故齊唐以謂古者竹簡容二十字自象恭至滔天始及一行故傳者誤書滔天二字然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若欲以己意而增損聖人之經此近世學者之大患不可爲也

帝曰咨四岳

四岳孔氏云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唐孔氏云平秩四時之人因主四岳之事此說可信據舜典有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東岳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觀四方諸侯而考制度

其首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夫其考制度既以律曆爲先則四岳爲羲和四子必矣索方岳之人必用羲和之四子者程氏云古者天職主察天運以正四時遂居其方以主其時之政在堯則四岳於周則六卿之職統天下之治者也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遂以星曆爲工伎之事而與政分矣此實至當之論而李校書據春秋外傳謂羲和爲司馬氏之先四岳爲申呂氏之先遂以四岳爲非羲和四子夫自古帝王及列國世系其詿謬錯雜不可考信者蓋多矣如羲和即重黎也而太史公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則是此數子既爲司馬氏之

先又爲申呂氏之先又爲楚羋氏之先則後世安所適從哉按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稱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羲和亦不得爲一族也羲和非以爲一族則司馬氏申呂氏羋氏同出羲和重黎亦或有此理也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曾氏曰氓之詩曰淇水湯湯鼓鍾之詩曰淮水湯湯江漢之詩曰江漢湯湯故傳曰湯湯者水盛貌言其逆行而沸騰之謂也詩曰蕩蕩上帝又云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蕩蕩者言其泛濫然無畛域之謂也孟子言善養氣塞乎天地之間而謂之浩然之氣則浩浩然者言其汗漫浩然無涯涘之謂也此論皆是蓋堯將訪問能治水者則咨四岳言洪水之害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言此大水逆流而沸騰方且爲害謂其泛濫然無有畛域山之高者則懷而包之陵之卑者則襄而上之汗漫浩然而無有涯涘也浩浩滔天者言其浸至幾天也洪水爲害如此則斯民之被其害也爲甚故下民其咨此咨與民咨胥怨同孔氏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此大水者將使治之

故曰有能俾乂於是四岳同辭嘆歎鯀也僉曰於鯀哉以謂鯀能治此洪水之害也夫謂之僉曰則四岳而曰一王四伯謂之四伯則四岳爲四人也春秋外傳云姬姜之胄出於禹必矣說者必欲爲一人故韋昭曰四岳官名掌四岳之事爲諸侯伯故曰四伯此蓋未嘗深考書史所載而曲爲之說既曰僉曰又謂之師錫則四岳爲四人無可疑者何必曲爲之說哉四岳雖同辭薦鯀以爲可治水而堯知其不可用故疑怪之曰吁咈哉言其人違戾而不可用也所以違戾不可用者以其方命圮族而已方命者孔氏云鯀性很戾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以方字爲一義以命字連圮族之文非語辭也孟子云方命虐民趙氏注云方猶放也謂放棄不用先王之命但爲虐民之政其說可通圮族者程氏云毀敗族類傾陷忌刻之人也如左氏傳云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即此所謂方命是也傲很明德以亂天常此所以圮族也岳曰异哉异已也异哉言已矣乎孔子每言未見其人必曰已矣乎如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又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皆歎其未見其人也此岳曰异哉謂其當時之人未有賢

於鯀者也故曰异哉試可乃已蘇氏曰可以治水則已無求其他蓋四岳之薦鯀治水堯知其方命圮族不可用而四岳之心未足以信此故謂其可以治水而已安可以方命圮族而廢之哉四岳既以鯀爲可用堯勉而從之以順四岳之意而試之也故繼之曰往欽哉蓋順四岳之意而試鯀也夫堯之聰明既知鯀爲不可用而四岳之請又從之者李顒曰堯雖獨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此論甚當九載績用弗成者鯀以方命圮族之故堯勉順四岳之請試使之治水然以歲月之久至於三考而終不

能成謂之弗成者非無功也但無所成耳唐孔氏云鯀之治水非無小益衆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乎三考之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得禹能終鯀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頗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此論善矣然未若程氏之說爲盡程氏云舜禹未顯當時之人其才智未有出鯀之右故也四岳舉之雖無成功見其所治亦非他人之所及惟其功用有序故自任以強暴很戾圮族愈甚故惡愈顯而功不能成矣當時大臣舉之天下信之而其才力又有過人者則堯不

得不任之矣使其當時大臣有過緜者則堯亦不任矣此說得之矣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與夫九載績用弗成之下文無所總者爲舜興誅四凶張本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序堯將禪位於舜所以爲舜張本也朕在位七十載孔氏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此論堯之年數不知出於何書然而在漢之時去古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孔氏必有所據而云朕在位七十載而年八十六則老期倦于勤矣將使四岳代己攝行天子之事故曰汝能庸命遜朕位猶言陟帝位也王荊公曰自下升則曰陟自外入則曰巽汝能庸命巽朕位謂汝能庸我之命居帝之位攝行天子之事也岳曰否德忝帝位堯雖使四岳庸命巽朕位而四岳辭讓不敢當則曰否德言己之不德適所以辱帝位也說者謂堯欲禪位於四岳而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則謂四岳只是一人以堯之禪位

不應讓於四人也夫既以丹朱嚚訟爲不可以受天下蓋欲使四岳自相推舉一人以授帝位也如漢文帝時有司請建太子帝曰楚王季父也梁王於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諸侯王昆弟有功賢臣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義者若舉有德謂楚王梁王淮南王皆秉德以陪朕正如堯之欲禪位於四岳也謂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賢臣及有德義者皆舉有德正如堯之使四岳明明揚側陋也又何害於四岳之爲四人哉曰明明揚側陋者蓋四岳既辭不敢當帝位堯於是使之舉其所知貴而羣臣賤而庶民苟可以當此位者則將受之也史記曰堯

舉賢臣及疎遠隱匿者蘇氏曰明其高明揚其側陋言不　貴賤也其說皆是堯既使四岳明明揚側陋於是四岳同辭而稱薦不言僉曰而言師錫帝曰者重其事也鰥者無妻之稱舜年三十尚未娶故曰有鰥在下薛氏曰舉舜而言其鰥者欲帝妻之也此說雖可喜然據下文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即是妻舜之事出於堯之意將試舜以所甚難者若以有鰥在下爲信則是以女妻舜者出於四岳之請非堯意也夫岳舉舜於側微之中未知堯之用否而先請以女妻之非人情也竊謂此史臣增加潤色之辭因堯以女妻舜遂加有鰥在下

於上以見其未娶爾正如湯誓泰誓稱予一人當
桀紂在上湯武濟否時未可知豈宜遽稱予一人
也哉竊謂皆是史官增加潤色之辭學者以意逆
志可也虞氏也舜名也而或者乃以堯舜爲謚故
謚法曰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淵泉流通
曰禹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自周以
前蓋未有謚以堯舜爲謚者皆是附會之說也四
岳既舉舜以授帝位故帝曰俞然其舉也與曰吁
者異矣予聞如何然我亦聞之其人果如何也司
馬文正公有言曰舜自修於畎畝之中而聞於堯
此舜之所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聞之此堯之

所難也或者以堯有子聞之言意欲禪舜故以禮
讓四岳四岳不受而乃授於舜此乃史官潤色之
辭也因堯以女妻舜遂加有鰥在下故孔氏於明
明揚側陋注云明舉人在側陋者信斯言也則
是堯之意欲其舉舜明舜也於有鰥在下注云舜在下
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恥己不若乃不得已而舉
之信斯言也則四岳固不利於堯之禪舜也夫古
之聖人作事直已而行無事曲折使其果欲禪舜
則直禪舜矣又何必以禮讓四岳而爲此不情之
事乎蓋堯聞舜之玄德而未知其詳故因四岳之
薦而審其如何四岳聞舜之賢方欲薦之適值堯之

問而遂舉之矣故程氏云四岳堯之輔臣固賢者
也堯將禪位固宜先四岳四岳不可當乃使明揚
其可當者而或者多疑以爲四岳可受則合授之
不可授則何命之夫堯以天下之公器授人豈宜
獨爲之哉故必先命大臣百官以及天下有能過
己者必見舉矣更相推舉卒將得最賢者然後授
以天下曾氏曰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堯得舜
而納于百揆則前此百揆之官未備也建官惟賢
時無百揆則官無隆於四岳四岳之賢於羣臣可
知矣想其德未足以宅百揆故但爲四岳而已則
於庸命有所不能亦可知矣古之人自知甚明其

所不當受者雖與之天下不受也此二說者足以
補先儒之失堯既審問四岳舜爲人果如何故四
岳言舜所以可授天下者此也瞽者無目稱也蓋
舜父名曰瞽瞍詩曰矇瞍奏公則瞍亦無目稱也
以其無目故名曰瞽瞍猶云黑臀黑肩之類史記
云盲者之子父頑母嚚象傲則舜父之無目也審
矣而孔氏謂舜父亦有目以其不能分別善惡故
時人謂之瞽唐孔氏曰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
美其能養惡人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則
是身有痼疾非善惡之事輒云盲者之子欲何所

見乎此說非也四岳舉舜於側微之中故將言其
爲誰氏之子也若言其惡則下文曰父頑母嚚象
傲已見之矣不應於上獨言不能分別善惡也夫
盲之爲痼疾固非善惡之事然有目而頑猶可言
也無目而頑豈不愈難言哉父頑母嚚象傲謂舜
之家有此三惡也其父則心不行德義之經其母
則口不道忠信之言其弟則又傲慢而不友有此
三惡而舜則能克諧其弟以孝於父母烝烝乂不
格姦此實人情之至難也烝烝者曾氏云烝如烝
之浮浮之烝盛德之氣可以上達化而熟之使不
自知故曰烝烝乂不格姦謂烝烝於乂而不至於

姦惡也據此言烝烝乂不格姦則是舜未登庸之
時瞽瞍與弟已能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矣彼謂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
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
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者此蓋萬章傳聞
之誤也四岳既言舜能克諧三惡烝烝乂不格姦
以此爲可授以天下而堯猶以爲未也且曰我其
試哉將欲試舜以考其行迹也其所以試之者以
女而妻之也女于時則孟子所謂二女女焉者是
也曾氏云以女歸人謂之女春秋傳曰宋雍氏女
于鄭莊公又曰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皆非

爲之妻也故稱焉蓋古者士庶人一妻一妾舜以堯歸之二女其一以爲媵非皆爲之妻劉氏列女傳云舜身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以是知二女一爲嫡一爲妃非皆爲之妻是以謂之女而不謂之妻觀厥刑于二女刑法也與刑于寡妻之刑同唐孔氏曰舜家有三惡身爲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二女薛氏曰舜之所謂諸難者無難於此釐降二女于嬀汭者王氏以釐降爲下嫁則是此一篇所載惟及乎堯之妻舜而不及乎舜也刑于二女而便與舜典愼徽五典之文相接甚爲不備

故不若從孔氏之說云舜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而不若曾氏之說爲尤善曾氏曰釐理也降下也二女之偶理之使有別故曰釐帝女之貴下之使不驕故曰降嬀水名也汭水之北也舜之所居在是也時舜未登庸也雖帝女之貴必使之從夫而居孟子所謂使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者是也嬪于虞者如大明詩云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蓋行婦道於虞氏也以其地名而言之則曰嬀汭以其氏族而言之則曰虞舜其實一也舜既能釐降二女于嬀汭堯曰欽哉美舜之辭也曾氏曰動容周旋中禮者聖人之欽也若有人

則作無人則輟者此其爲欽但可以掩塗人之耳目若在其室而與之居者則不可欺也故能釐降帝女而使之嬪于虞非能動容周旋中禮以刑之則不能與於此夫四岳之薦舜將使堯授以天下而其薦之者不言其他而惟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之試舜將授以天下而其所以觀之者不觀其他而唯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者蓋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虞書

舜典

堯典舜典皆虞書也堯典序云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舜典序言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考其文意若終始相因之辭也蓋堯典終於四岳薦舜堯妻之二女將授以天下接於舜典歷試諸難以受堯之禪故其序如此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側微者孔氏云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又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以是觀之則知舜之其居側其人微一匹夫耳而史記案世本帝系以爲堯與舜同出於黃帝黃帝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如此則舜者黃帝之八代孫蓋帝之族姓也豈有帝之族姓而謂之側微者哉左氏傳載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信斯言也則是自瞽瞍而上皆有國邑以相傳襲尤不可謂之側微也故當以孟子及書序之言爲證歷試諸難者自舜典而下是也舜之釐降二女事之至難莫難於此堯將授以天下固斷然無疑矣而將協天人之望故歷試焉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堯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典曰重華協于帝二典相因而成書也蓋堯舜之德充實輝光之德充塞乎天地之間初無異也而史官欲經緯錯綜以成文體故於堯典先言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遜而後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蓋言堯有如是之德故能有如是之輝光也舜典先言重華協于帝

而後言濬哲文明蓋言所以有如是之輝光也以其有如是之德也是皆錯綜其體以成文以見堯舜一道非善形容聖人之德美者豈足及此也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

程氏曰濬深宏也哲睿知也文文章也明聰明也温粹和也恭恭欽也允信義也塞充實也凡論聖人者必取其德之煥發者而稱之隨其所取不必同也故堯曰欽明文思夫子温良恭儉遜要之皆是聖人之德美也稱之所以見其爲聖譬如論玉之美者或取其色之温潤或取其質之堅正要之舉其一則知其爲寶矣此説甚善而王氏以謂堯

欽明文思者成德之序也舜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者修爲之序也故於堯則言學以成之此鑿説也據龜山李校書已言其非矣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此所謂玄德也岳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此所謂升聞也自慎徽五典而下是所謂乃命以位也孔氏曰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蓋謂修之於此而升聞於彼也莊子曰以此處上聖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元聖素王之道

也亢倉子曰舜之德之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所致也劉晏曰舜耕而田者相遜釣而漁者相與當是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此皆玄德之證也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愼徽五典而下合於堯典帝曰欽哉之文共爲一篇至孔安國纂壁中書始釐而爲二加乃命以位上二十八字由是始爲一篇雖釐爲二篇然愼徽五典之文與帝曰欽哉之文辭意相接其實一篇也故序言歷試諸難篇中言乃命以位蓋堯試舜以難事凡歷數職皆能其官也愼徽五典司徒之事也爲司徒而愼徽五典則五典克從宅百揆奮庸熙載之任也使揆度百事而百事莫不時序賓于四門使典領方岳諸侯之事四岳之職也賓諸侯于四門而四方諸侯來朝者莫不和睦如詩所謂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是也凡此所謂使之主事而事治也納于大麓所謂薦之於天是也烈風雷雨弗迷所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也孔氏曰麓録也納舜使大録萬機之政此説不然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是當堯之時官無尊於百揆者

大錄萬機之政非百揆而何既已納于百揆矣又納于大麓必無此理說者以謂麓地名也即禹貢所謂大陸既作也又說者以謂麓泰山之足若梁父之類然經無明文不可得而見據上文慎徽五典而下既是主事而事治此必是主祭之事但不知大麓之祭果何祭也王氏云古者易姓告代必無是理要之世代緜遠大麓之地與夫祭於大麓皆不可考惟孟子使之主祭之言爲可憑爾烈風雷雨弗迷有二說孔氏謂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無有迷錯愆伏王氏因之遂以謂風之烈而雷雨弗迷者則陰陽不失序可知矣太史公以謂山

川澤烈風雷雨舜行不迷而蘇氏因之遂以爲洪水爲患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絶人者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與此二說不同太史公之言涉於神怪然而以理揆之亦有未安夫自慎徽五典而下皆試舜之事則納于大麓者是亦將試之試之時使入山林川澤安知天之必有烈風雷雨而視其迷與不迷乎孔氏謂陰陽和風雨時則合乎百神之說但既曰陰陽和風雨時則不應又有烈風雷雨之迷錯其辭亦不順惟孫也程氏曰無烈風雷雨之迷錯其辭亦不順惟孫博士推廣王氏之說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工而垂讓受斯伯與命益作朕虞而益讓朱虎熊
羆命伯夷典禮而伯夷讓于夔龍蓋濟濟相讓者
唐虞之風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舜既不獲讓矣故於是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攝行天子之事也上日孔氏以謂朔日王氏謂上
旬之日曾氏云所謂上辛上丁上戊之類此二說
不同據下文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大禹謨言正
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此上日宜爲朔旦特史官
變其辭而云爾猶正月朝會謂之元會元會亦朔
日也豈有受命于神宗獨用朔日而受終于文祖

則不用朔旦乎然伸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則元日亦不必爲朔日也元日既不必爲朔日則
上日亦不必爲上旬之日也曾氏以謂舜之受終
其日不可以不卜之而朔日不吉則用上旬之
日下言用朔日蓋朔既吉不須用他日此說雖長
然而世代久遠時日之詳不可得而考曾氏之說
亦不敢以爲必然之論受終于文祖者舜受堯之
禪終于文祖之廟也受終而不言舜者蒙上之文
也王氏徒見此文不加舜字遂以謂堯受終于文
祖李校書云信如王氏之說則下文在璿璣玉衡
以齊七政亦當屬之堯矣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

又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始堯命舜云汝陟帝位而又言受終于文祖則是自此以後堯不復有庶政矣此論是也文祖者堯之太祖也薛氏云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此論當矣然而所祖之人不可得而知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典大禹謨皆虞書也既是虞書則所稱祖宗必自虞世言之神宗即堯也神宗爲堯則文祖亦可指爲顓頊然而去古遠矣不可以爲必然之論唐孔氏云堯之文祖不可強言此亦慎言闕疑之義先儒忠厚蓋見於此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者察也蓋與乎在朝易之在同璿璣玉衡漢孔氏傳云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正後世之渾儀也璿璣者以璿爲璣也玉衡者以玉爲衡也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象天可以運轉也玉衡橫簫也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曾氏云步七政之軌度時數而以轉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爲陵歷闕食盈縮犯守者也蓋璣衡之所見者皆其軌度時數之當然不如璣衡則爲變異此說是也渾儀自漢以來相承用之以至於今實唐虞之遺法也沈存中云天文象有渾儀

測天之器置於崇德以候垂象蓋古之璣衡也熙寧中予受詔典曆官考察星曆以璣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窺管候之凡歷三月極星方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窺管即玉衡也璿孔氏云美玉也王氏云美珠謂之璿唐孔氏從先儒之說以璿爲美玉則從左傳瓊弁玉纓爲證孫氏從王氏之說以璿爲寶珠引列子有玉者方流有珠者圜折之言古詩云玉水汜方流璿源載圜折穆天子傳云天子之寶璿珠以是璿爲美珠此說不同然後世之渾儀既不用珠玉而用銅爲之則古之璿璣或綴玉爲之或綴珠於其上皆不可得

而知[illegible]天文審[illegible]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此說不然舜[illegible]舜既受堯之終于文祖之廟矣乃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審已之當天心與否使其七政有失度則將奈何古之人授受之義自不然也使其不當天心不符人望則不授之而已既已授之而方且察天心之當否進退無所據矣孔氏於烈風雷雨弗迷下注云明舜德之合於天心則是舜未受終以前已當天心矣至此又曰審已當天心與否其說亦自相違戾舜之受終則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蓋既攝帝位則將巡狩於方岳以考制度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也七政

者日月五星也堯之曆象日月星辰命羲和之四子方旦考四方之中星而已至舜考察日月之行加之以五緯之躔度然後其法加密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歲星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熒惑星日行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二百五十五太白辰星日各行一度鎮星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惟其七政之躔度其多寡長短之不同如此故必以璿璣玉衡然後立法無差忒矣而王氏云堯典言曆象舜典言璣衡璣衡者器也堯典言日月星辰此言七政七政者事也堯典所言者皆道也於此

所言皆器也事也此說殊不然夫堯典所謂曆象即舜典之所謂璣衡也舜典所謂七政即堯典所謂日月星辰皆在其中矣豈有道與器與事之異哉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肆遂也程氏云猶後世作文者言於是也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皆以攝位告也類者孔氏云攝位事類其說不然周禮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類祈因郊祀而爲之蓋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也非常祭而祭告於天則其禮依郊祀而爲之故謂之類武王伐商類于上帝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皆非常祭是也謂之類上帝者孔

氏云以攝位告天及五帝蓋五天之說起於漢而出於緯書詳於鄭康成康成之說曰昊天上帝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五行精氣之神也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孔氏謂告天及五帝皆本於此而王肅諸儒皆以爲不然王肅之言是也士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天即帝也帝即天也二猶不可況於五乎天蒼蒼而在上不可得而名言也自其形體而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其實一也必欲指其孰爲天孰爲帝卒不可得而不思之甚也然而有曰昊天上帝者五帝之功多矣而五方之主即月令其帝太皞等是也以其功高故歷代肇於四郊而祀之次於天帝此說甚是類于上帝但謂攝位告天矣而曰告天及五帝此皆漢儒之失禋于六宗禋者精意以享之之謂也六宗先儒有九說孔氏曰四時也寒暑也日月也星辰也水旱也而歐陽大小夏侯皆云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孔光劉歆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貫達以謂天宗日月星辰地宗河海岱馬融曰天地四時鄭玄以謂星辰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司馬彪謂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其說近於馬融而孟康謂天地間遊神也紛紛異同幾於聚訟惟張髦謂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王氏程氏亦皆從之而二蘇獨取於孔氏而爲之說曰謂古者郊祭天地必及於天地間所謂尊神者此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蓋與類于上帝爲一禮耳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于上帝者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禋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所謂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也祭法所敘郊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者舜典之章句義疏也此說爲得之而謂從祀天地諸神之壇位則不然夫舜之以攝位告是亦即其常事而告耳若以謂從祀天地則泰壇坎壇之類皆當合爲一處恐無是理也三昭三穆然愚亦知其不然者蓋七世之廟自太祖而下謂之六宗則不可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必有德者而宗之如云周之六宗是也若以三昭三穆爲六宗則七世之廟皆宗古無是理也

而蘇氏謂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於齊七政之前而祭餘廟於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觀之則張髦之說雖近似不可從也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孔氏云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此亦本於祭法而爲之說也

輯五瑞

斂五等諸侯之瑞也案周禮玉人云天子執瑁圭以朝諸侯鄭康成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命圭圭頭斜銳其冒長短廣狹如圭頭諸侯來朝以

圭授天子天子以圭冒之刻處冒此圭頭其小大相當則是本所瑞其有不同則圭是僞作以是知諸侯信與不信猶今之合符也又曰天子以瑁冒天下之圭則與公侯伯之圭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此說爲盡舜既居攝輯諸侯所執之瑞以冒之驗其信僞爲之

更始也

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

既月盡二月也程氏云既月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者有先後故以既月而日日見之非如常朝會期於一日也此論甚當四岳則盡率方岳

之諸侯羣牧則各率其方之諸侯以從四岳猶康王之誥云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蓋於是始見四方之諸侯也

班瑞于羣后

言既巳合符矣於是須而還之使歸其國也唐孔氏謂此瑞本受于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今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說固是然謂與之正始則可與之正新君之始則不可咸丘蒙曰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孟子曰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舜與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蓋舜雖受終于文祖其實攝行天子之事未嘗正名以爲新君使舜正名以爲新君諸侯皆改爲舜臣則將何以處堯乎孔氏此言正齊東野人之語

歲二月東巡守

孔氏云既頒瑞之明月乃東巡此說不然據上文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而後曰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于羣后則

是覲岳牧而頒瑞者二月之事也孔氏於覲岳牧頒瑞以爲盡正月內故以此旣頒瑞之明月夫苟頒瑞果在正月中則其文當與輯五瑞相接何須更加旣月乃三字曾氏知其說不通遂爲之說曰覲岳牧頒瑞二月之事也而此須言正月者正朔三而改堯正丑舜正子舜未改堯正則載二月者正之二月也猶周官凌人言正歲十有二月同意此說雖順經文然改正朔之事出於周時唐虞夏之世惟以建寅爲正非有歲與年之異若周禮之所言也曾氏之說亦不可爲據竊謂歲二月者來歲之二月故加歲一字於其中蓋前一年羣后來

朝故至明年舜乃巡狩考制度于四岳非與覲岳牧頒瑞同在一年之中歲二月東巡狩者巡諸侯之所守也必以歲二月東巡者朱博士曰天子巡守必順陰陽之氣以出入春則之乎東夏則之乎南秋則之乎西冬則之乎北而又以地言之自東徂南自南徂西自西徂北然後自北而歸京師亦其理也此說盡之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岱者東岳泰山之別名也以其爲四岳之長故謂之曰岱宗柴者燔柴祭天以告至也旣柴而望秩其序然也時蓮之詩曰巡狩告祭柴望也蓋巡狩

之禮如此望秩于山川者望于山川而必秩之者
蓋有當祭而不祭者有不當祭而祭者與其品位
之高下牲禮之厚薄莫不各得其所也

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

肆與肆類于上帝之肆同蓋於是始見東方之諸
侯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蓋所以考制度
也漢孔氏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
使齊一也此說爲備而唐孔氏所說甚略曾氏之
說尤詳可以補正義之未備者曾氏曰治曆之法
協時月爲最難又曰三百六十當期之日然時之
爲九十日常有餘故四時之周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日之一則常期爲有餘月之爲三十日常不足
故月一小一大而十有二月或但三百五十四日
而已則常期爲不足四時常期爲有餘十有二月
常期爲不足故協之爲難審也如此并時之有餘
月之不足而協之故一九年而七閏謂之章二十
七章謂之會三會謂之統三統合爲一元時首月者
也月首朔者也時月之朔由章會至於統元則至
與朔合焉此之謂協時月時月既協則日不可不
正之此說爲盡舜在天爲度在曆爲日則時月由此積焉故
秋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

以眡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受百官於朝蓋古者
天子諸侯國皆有掌曆之官天子曆官主頒朔於
諸侯若堯之命羲和四子是也諸侯之曆則不得
自爲曆必受曆於天子之國以其曆頒授於萬民
堯既命羲和四子定閏餘而四時成歲矣故舜之
居攝則巡狩而考制度於四岳考制度而先言協
時月正日者懼時月之有差也周室衰巡狩之禮
不講天子不頒曆於諸侯諸侯亦自爲曆哀公十
二年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司曆過也
再失閏矣明年春無氷杜元凱曰欲置兩閏以應
天正故正月建子無氷爲災夫周不頒曆而魯自

爲曆當其無閏也則至再失閏及其有也則欲致兩
閏以求合舜之考制度而先協時月正日者蓋慮
此也

同律度量衡

律者十二律也六律黃鍾太蔟姑洗爲陽雞賓夷
則無射爲陰六呂大呂夾鍾中呂爲陽林鍾南呂
應鍾爲陰十二月之氣同類娶妻隔八生子黃鍾
生林鍾林鍾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
洗生應鍾應鍾生雞賓雞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
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中呂十二律既
備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樂成焉度者所以

度長短也千二百黍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謂之五度量者所以量多寡也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謂之五量衡者所以知輕重也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謂之五權同律度量衡者所以齊民信也老蘇權衡論云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槌石以爲之富商大賈内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

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較之西鄰則若十指然以此觀之則舜之同律度量衡其急務也夫命羲和四子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至舜巡守考制度于四岳而又加之以同律度量衡者班孟堅律曆志云推曆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蓋律曆之法同起於數洛下閎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以是知律曆皆自數而起既自數而起故度起於黃鍾之長量起於黃鍾之龠衡起於黃鍾之重由衡生規由規生矩由矩生繩由繩生準而天下制度舉不出於此矣堯曆象之

時制度已備舜之時不過同之協之而已以此觀之則四岳爲羲和之四子信矣

修五禮

五禮者吉凶軍賓嘉也唐孔氏謂曆驗此經亦有五事類于上帝者吉也百姓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禹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其意蓋謂當堯之時此五禮已備亦不必如此分別也要之人之交接不出於五者而已上言同律度量衡此言修五禮者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也伊川云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修五禮也五等之制古有之矣防其差亂故巡守所至必修明也正其五等制度并其君臣所執圭幣皆使合禮也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也孔氏以五玉連上修五禮之文故唐孔氏謂不言修者蒙上之修字也此說不然夫禮固有因革損益謂之修可也五等諸侯執圭璧來朝方岳之下不過正品秩而已何修之有張橫渠以修五禮爲一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爲一句蓋得之矣案周禮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其短長之數皆如其命桓圭長九寸信圭長七寸躬圭長五寸穀璧

蒲璧皆徑五寸此之謂五玉三帛孔氏謂諸侯世子執繅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案周禮典命諸侯適子未誓於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眠小國之君據此文但有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之文而不言其色至於附庸之君所執則全不見於經而孔氏云爾者孔氏采摭羣言古人忠厚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彼其於三帛斷然明言所執之人與其色其與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同稱略不致疑於其間必有所據而云耳鄭氏謂三帛者薦玉也必玄纁二者之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此臆說也夫既已言五等諸侯所執圭璧於其上而又言薦玉帛於其下文豈不重複也曾氏以爲皮帛羔帛鴈帛其說皆不通二生者卿執羔大夫執鴈是也一死者士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贄皆其所贄之物量其貴賤輕重以寓其等差而已非有義理於其間王氏曲生義訓皆從而爲之辭穿鑿爲甚如此等說皆無取焉三帛二生一死贄則受之惟五玉則禮畢而復還之者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五器卒乃復亦猶是也而王氏謂諸侯有不能臣之義復之所以賓之也其說非也有曰五瑞

有曰五王有曰五器其實一也蓋史官之變文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
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
藝祖用特
岱宗禮畢則南巡守以五月至于南岳其柴望秩
于山川以下皆如岱宗之禮八月西巡十有一月
朔巡禮亦皆然曰岱禮曰西禮曰如初皆史官之
變文也北岳禮畢然後歸於京師蓋一歲而巡四
岳也胡舍人則疑之以謂計其地理考其日程豈
有萬乘之尊六軍之衛百官之富一歲而周萬五
千里哉此說殊不然叔恬問於文中子曰舜一歲

而巡守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文中子曰儀
衛少而徵求寡也夫惟儀衛少而徵求寡故國不
費而民不勞元朔六年冬十月勤兵十餘萬北巡
朔方東望緱山登中岳少室東巡海上還封泰山
禪梁父復之海上並海北之碣石歷西朔方九原
以五月至於甘泉周萬八千里夫武帝儀衛可謂
多矣徵求可謂衆矣尚能八月之間周歷萬八千
里而舜則儀衛少而徵求寡豈不能周歷萬五千
里乎胡氏之說不可爲據既巡四岳而歸於是告
祭于藝祖之廟藝祖即文祖也或曰藝祖或曰文
祖特史官之變文也春秋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左氏曰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禮也歸格于藝祖用特則是禮也用特者用特牛以祭也薛氏云格廟用特其禮儉也廟禮從儉制度可知矣必儉其用度而後可以巡守此說爲善據此云巡守四岳既畢然後歸格于藝祖用特則是一年而周四岳然後歸也鄭氏以孟月禮畢而歸仲月復往夫一年而巡四岳胡舍人尚計其地理考其日程而謂不能周歷萬五千里若巡一岳歸至於仲月復往則一歲間周數萬里此必無之理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孔氏云各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此說不然諸侯朝於方岳之下於上文肆覲東后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已備言之矣不應於此又言之也鄭氏云巡守之年諸侯來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則四方諸侯分來朝京師此說乃得之周官之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則唐虞之禮也但其年歲久近之不同耳胡氏既疑舜之時不能一載而巡四岳遂以五載而巡守謂一年而東一年而南一年而西一年而北此羣后所以四朝也五載之中一歲息駕行李往來之費皆可備也信

如此說則是諸侯惟朝天子於方岳之下而未嘗朝於京師也必無是理五載一巡守蓋言巡守於方岳之下以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以至於如五器卒乃復之事而諸侯來朝京師則有此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三事也蓋諸侯來朝則訪問之使陳其言既言之矣則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之既著者則庸之以車服此但不止一時之事一人之身於其來朝敷奏以言使試其功便庸以車服蓋待之以歲月之久則其未來朝也敷奏以言其既來朝也則或考其功功之有效者則旌其車服蓋是總衆諸侯而言之於朝有此三事也庸同蓋言通用之也

又按之詩曰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此車服以庸之事也而王氏必以周官六功之說於放勳則引王功曰勳於此則引民功曰庸夫六功之說出於周官以是而見於堯典舜典之言非正義矣至知其說不通則迂濶而求合於放勳則曰功嚮於王於此則曰六功皆曰上之所報以民功爲主薛氏所謂人本無病病從藥生此類是也然唐虞之用刑賞有黜陟謂之明試以功是有其效也若其幽而冝黜者鮮矣罰不足道也以舜之三考黜陟而分此之止

於三苗而已則宜黜者少於此可見此說爲美傳
曰堯舜臨民有五蓋言唐虞之治惟此五者爲臨
民之政所謂五者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之謂也
蓋苟以封建爲國則巡守朝覲之時不可以不嚴
舜五載一周四岳覲諸侯考制度定禮樂以一四
方之視聽其間四年則使四方之諸侯分來朝於
京師考試其言行而黜陟之於是諸侯皆奉天子
之政令莫敢有異議者茲其所以爲唐虞之治也
及成周之時設官分職雖號祖述唐虞然而王乃
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則其法已不如唐虞之密東
遷之後此禮皆廢天子不巡守諸侯不朝覲於是

強陵弱衆暴寡大併小而周道陵夷不可復振論
者不探其本如柳子厚則以封建爲不可行此蓋
未嘗深考唐虞致治之績也

肇十有二州

典之所載雖紀舜事而先後不以相屬此又言舜
既使禹治水之後更定疆界分天下爲十二州也
十二州者於九州之地擇其疆理闊遠者又增置
三州三州先儒謂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
爲營州蓋周禮職方氏載九州有并幽而無徐梁
爾雅載九州無梁青而有幽營先儒於此三者參
較禹貢而於九州之外又得三州焉曰幽曰并曰

營故遂以此充爲十二州然而世代久遠是非不可得而知馬融云舜以冀州之地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置營州此說雖善亦是本職方氏爾雅而爲之說未必有據然或近之矣

封十有二山濬川

孔氏云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封大也據左氏傳云封豕長蛇則封固可以訓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取其大者以爲鎮若揚州山鎮曰會稽荆州山鎮曰衡山之類耳先儒之說未爲無據然封十有二山而言大十有二山則其爲文不順據左氏傳曰將善是封殖易曰不封不殖則封之爲言封殖之謂也蓋洪水既平之後封殖其山而加樹藝焉謂之封殖者非必於每州封一山之最大者凡十有二州之山皆封殖之如九山刊旅者謂凡九州之山皆得刊木而旅祭也濬川者洪水既平不可以不時而疏導之也唐孔氏謂禹之治水通鯀爲十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始封爲十二州也竊謂去古已遠時月之詳不可得而考然學者於聖人之經但求其意而已至於時月則不可設爲一定之論如禹之治水其時月最難考信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

嗣興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又曰鯀
殛而禹興祭法曰鯀鄣洪水而殛死顧此數說則
是鯀既殛于羽山已死然後舉禹而治水也益稷
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
弗子則是鯀既死之後禹終三年之喪既娶而後
治水也則舜攝之元年安得洪水之功畢乎觀此
則治水功畢當在舜居攝以後數年也然舜之居
攝次年則巡守朝諸侯考制度使洪水未平則此
禮亦不可得而講也觀此則知治水功畢又當居
攝之前而孟子又謂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凡此數說求之皆齟齬學者當闕之

象以典刑

此又言舜明慎用刑之道也王氏云象者垂以示
人之謂若周官垂法象魏是也此說比先儒爲長
蓋王者之法如江河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垂以
示之使知避之苟不垂以示之使知所避及陷於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周官司寇正月之吉
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懸象刑之法於象魏使
萬民觀象挾日而斂之此則唐虞之象以典刑之
意也而說者多以象刑爲畫象刑其說皆出於大
傳與漢帝之詔此說雖近似然以象刑爲畫象而
解象以典刑之句其辭爲不順而象刑亦有難治

者荀子曰世俗之說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薛氏又論世俗以爲畫衣冠異章服爲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與此說有

理

流宥五刑

此蓋象刑之目也五刑墨劓刖宮大辟也流宥五刑者王氏謂制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蓋人之罪有被之五刑爲已重加之鞭扑爲已輕故制

爲流法以宥焉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鞭作官刑者以鞭爲治官之刑也扑作教刑者不勤道業則撻之唐刑法志曰唐用刑有五一曰笞笞恥也罪之小者則加鞭撻以恥之此舜典所謂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持也可持以擊之此舜典所謂鞭作官刑是也要之此二者皆鞭撻之刑有輕有重之不同其曰官刑教刑者此亦據大凡而言蓋教刑多用輕者故以扑係之其實二者皆通用也

金作贖刑

蓋謂人有過誤入罪與事涉疑似者使之以金贖其罪孔氏以謂黃金而唐孔氏謂古之贖罪皆用銅漢始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今其與銅相敵後魏以金爲難得故大辟之罪其罰千鐶贖銅三百七十五斤然或用金亦不可得而知之也

眚災肆赦

自流宥五刑至金作贖刑此象刑之目也自鞭作官刑至於眚災肆赦蓋量人情之輕重也昔者聖人雖設爲常法然必原人情之輕重然後用其常刑故能刑期于無刑使過誤者得罰金而故犯者必不赦君子不陷於無辜小人不至於苟免人將遷善遠罪日趨於君子之域此則刑期無刑之謂也眚災者不幸而入於罪戾也李校書曰周官甸師之職喪事代王受眚災眚災古語有是爾猶言天作孼云耳其罪非已作或爲人罟誤而入於刑猶論語所謂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如此之人其情在所可恕故其逋逃而未獲則肆縱之已獲而繫囚則赦宥之也春秋言肆大眚其實蓋本諸此

怙終賊刑

孔氏謂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此說不然夫以賊刑爲刑殺之則是聖人用刑所以賊人也左傳載叔

向之言曰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杜元凱云三者皆死刑昏墨賊殺與怙終賊刑文勢正同蓋怙恃其惡者與終不能改者與賊害人者皆律家所謂情重故刑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孫氏云史官既言舜用刑之目於是又言其明德愼罰恤刑之意曰舜之用刑也欽哉欽哉是刑之爲憂恤哉言其哀矜憂恤之至而或以爲舜語非也此說爲是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史官既言明愼用刑於是又論誅四凶之罪以見其用刑之當也共工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之幽州幽州者先儒謂在州境之北邊也驩兜黨共工其罪同故放之于崇山崇山者先儒謂禹貢無崇山未知其處蓋在衡山之陽蓋者疑之之辭也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貪冒無厭不恤其民故竄之于三危三危在雍州也鯀九載績用弗成違戾圮族益甚故殛之于羽山羽山即徐州所謂蒙羽其藝也流放竄殛皆是屏之遠方也左氏傳所謂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也而有放流

竄殛之異者孔氏曰異其文述作之體其說是也凡典之所載有一言而再言之者則必變其文如既曰正月上日又曰月正元日而又曰正月朔旦既曰五瑞又曰五玉又曰五器既曰文祖又曰藝祖南岳曰如初北岳曰如西禮及西岳曰如初北岳曰如西禮及此流放竄殛皆是經緯其語以成文體非有異義也殛鯀于羽山說者多以爲殺之遂舉洪範鯀則殛死之言爲證是不然使鯀之罪果在所當殺則直殺之矣何必殛之羽山洪範所謂殛死者正如後世史傳言貶死也　太祖皇帝讀書歎曰堯之誅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也

太祖之言可謂得聖人之意矣蓋舜之制爲流宥五刑四凶之罪可謂大矣而止於從殛竄則終舜之世死刑未嘗用也史記云以見舜之盛德云耳四凶不誅於堯世而誅於舜之時何也程氏曰四凶在堯之朝知其惡之不可行則能隱其惡立堯之朝以助堯之治堯何因而誅之及舜登庸於側隱之中而居其上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幽州崇山三危羽山皆是棄之遠惡之地左氏傳云投諸四裔謂之四裔則亦是猶四處而言非必有南北東西之異太史公曰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竄三

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孔氏因此說遂以幽州爲北裔崇山爲南裔三危爲西裔羽山爲東裔夫四凶之罪貫盈而不可赦故投於遠惡之地而絕之其何以變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哉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見弃於中國而可以變於蠻貊無是理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者罰既當罪而天下心服之也據舜誅四凶在於歷試之初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在命禹平水土之後而作典者載先後之辭如此者蓋史官因言舜之明慎用刑遂援其誅四凶之事以爲證非謂先肇十有二州而後誅四凶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言舜之居攝二十有八年而後堯死也殂落死也蓋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故謂之殂體魄降於地故謂之落百姓如喪考妣言百姓之失堯如失父母也孔氏云言百官感德思慕非也夫百姓有指百官而言之者若論語修己以安百姓是也此百姓蓋指民而言之言堯之德及於民也深且久其崩也百姓若失父母無小大無遠近皆然非獨百官而已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指其地而言之則曰四海指

其人而言之則曰百姓其實不異也而王氏云聖人之政其施不能無厚薄也此蓋曲生穿鑿無義理也夫謂百姓如喪考妣者非是處苫堊眞如居父母之喪也但謂憂愁不樂也惟憂愁不樂則於三年之間遏密八音此蓋相因之辭無有臣與民之異也遏絶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人心歡樂則八音之奏和悅而無有厭斁苟其心一有所不樂則雖八音陳於前而心不在焉不知其爲樂也堯之崩也一百姓哀慕如喪考妣至於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此蓋至誠所感自然而然

非有刑政以驅之也竊惟堯舜之世有後世所不可跂及者二事驩兜共工之徒皆世之所謂大姦大惡立於其朝非惟不逞其姦而反爲世所用此其所不可跂而及者一也堯老而舜攝者二十八年堯以天子之尊不復以庶政自閒而退處於上舜以匹夫之賤攝行天子之事歷年如是之久而讒閒不生及堯崩舜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之喪然後即天子之位內外大小無有纖豪之隙者此後世所不可跂而及者二也且如唐明皇肅宗位明皇處西內而程元振之徒一肆其讒閒則父子之閒不啻如仇讎堯與

舜初非有天屬之親而舜能率天下以事堯使斯民戴堯之心無有厭斁及其崩也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此其爲難蓋本試於諧頑嚚刑二女也柳子厚智不足以知此且謂堯不能使民忘之不能以天下授舜舜不能自係於民不能以受堯之天下且謂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乃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辭此蓋以一己之私意測度聖人者也子厚之心術蓋可見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